

潛子芻

溪
華
邃

言子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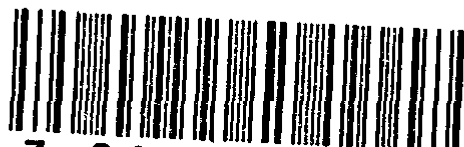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言 躬



3 0649 0315 0

撰 禮 敦 崔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芻言序

宋崔子敦禮芻言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蓋皆平生閱歷世務。確有心得之言。與李邦獻省心雜言。皆學人座右之銘。所必需。子書中之儒家也。世鮮刊本。因校行之。其曰芻言者。先生自序云。言語簡樸。不知緣飾。其芻蕘之謂乎。故以名書。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芻言卷上

宋 崔敦禮撰 綿州李調

敦禮居山間有書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凡三百有五篇言語簡樸不



三皇之治使民心樸故結繩之政可行也五帝之治使民心一故垂裳之化可成也三王之治使民心散故年世之長可期也三皇者粹乎道者也五帝者粹乎德者也三王者粹乎仁義者也馭于霸雜于漢盧誕于晉浮靡于隋其使民可知矣

得民之勞者昌得民之憂者康得民之死者強不有逸之孰為勞之不有樂之孰為憂之不有生之孰為死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暵之雲煙火涔渚之雲水波出于此者形於彼也至於政之應亦然善政之俗魚鳶暴政之俗湯火寬政之俗舒長急政之俗短促貪政之俗焦熬惠政之俗繁惑案惑字有訛疑當作盛公政之俗清明偏政之俗闇曲自然之象也君子觀其俗則其政可知矣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庭戶照滿室受光於天下照四方無遺物君子聽言亦明之所入與邇聽者隙中之細者也偏聽者一牖之窺者也正聽者戶庭之嚮者也建善旌立箴百工諫庶人謗議天下之照也所受小則所照者狹所受大則所照者博不得不擇矣

天地不可課其生也日月不可課其明也雨露不可課其潤也鬼神不可課其靈也聖人之道不可課其

083
1124
2:602

功也。如日書焉。月攷焉。聖人必不得於最矣。

野之眘。有設祠以爲敬者。其像猛。椎牛擊豕。犬鷄魚菽之薦。日至焉。吏以竭眘力而奉無名之土木。可廢也。殊不知鬼猛其形。享吾民之酒牲。吏猛其氣。食吾民之膏髓。酒牲可繼也。膏髓不可復也。逐吏之猛。吾謂急於逐鬼之猛焉。

醫之活人方也。殺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也。亂天下亦法也。方能治病。不能盡天下之病。遇病而不通於方。殺人矣。法能制變。不能盡天下之變。遇變而不通於法。亂天下矣。是故上醫無傳方。非無良方也。憂用方者也。聖人無定法。非無善法也。憂用法者也。九人履其一跌焉。則跌者恥。九人跌其一履焉。則履者不能爲俗。赭衣墨服。舜之刑寬矣。而民愈避。斷支體。殘肌膚。秦之法嚴矣。而民愈犯。民非畏寬而易嚴也。法寬則刑者少。刑者少則民爲耻矣。法嚴則犯者多。犯者多則民爲玩矣。舜之民十人而九跣者也。秦之民十人而九跣者也。

天下無常治。非無常治也。無常時也。孰爲時。曰在國。其次在士。其次在民。善善而惡惡。進賢而退不肖。賞一出而天下以爲勸。罰一出而天下以爲沮。時在國者矣。周道衰。諸侯之論。屈於游談。漢治廢。公卿之望。輕於布衣。時在士者矣。一夫倒戈。天下化商而爲周。阡陌首難。天下變秦而成漢。時在民者矣。在國立治之本也。在士扶危之道也。在民國非其國矣。危國若實。安國若虛。盛世若不足。衰世若有餘。危國若實。府庫溢也。安國若虛。損在上也。盛世若不足。民儉而重本也。衰世若有餘。俗媮而縱欲也。

節人食者食愈美。戒人飲者飲愈旨。禁民之欲者。鋼其欲者也。約民之樂者。重其樂者也。君子不禁其欲。而禁其所以欲。不約其樂。而約其所以樂。上好利則下多盜矣。上好勇則下多殺矣。上好矜則下多鬪矣。上好辯則下多誕矣。上好智術則下多詐矣。本在上不在下。倡在君不在民。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觀民之貧富。善惡有證矣。府庫溢則民貧。爵予輕則民貧。文物盛則民貧。技巧衆則民貧。禮法不立則民貧。無教則民惡。無信則民惡。政暴則民惡。吏姦則民惡。征斂困則民惡。君民之間至密也。不誠則疎。至易也。不誠則迂。行者思于途。居者夢於牀。慈母噍於巷。適子懷於荆。誠心守仁。則民親於彼。誠於存義。則民尊於彼。謂民爲疎者。私心間之也。謂民爲迂者。欺心蔽之也。尊卑殊。貴賤異。民至卑賤。而不敢爭者也。尊逸而卑勞。貴榮而賤辱。民至勞辱。而不敢怒者也。不敢爭則欲之至矣。不敢怒則怨之至矣。怨欲在心。如物之有毒。如蓬之藏火。亂之所蓄與。是故聖人之治。不曰不爭。不使敢欲。不曰不怒。不使可怨。祿不以功。爵不以德。啓民之欲者也。法禁煩。徭賦重。賈民之怨者也。禾熟則穫。果熟則剝。禾未熟而登場。穡者播之矣。果未熟而登盤。食者吐之矣。是故治之固者。政之熟者也。俗之醇者。化之熟者也。功之成者。慮之熟者也。名之歸者。德之熟者也。政未熟於凝一。急求治者必亂也。化未熟於陶染。急變俗者必駭也。慮未熟於事幾。急圖功者必沮也。德未熟於安行。急知名者必辱也。自私者。民公之。自公者。民私之。公之者。疎。私之者。親。疎之者。亡。親之者。昌。財聚於辛。國并於秦。私其己者也。湯之禱。禹之胼胝。公其心者也。

周之時。其節民有制乎。不蓄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植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裘。故無其業而爲其禮。則僭。後世反此。不耕者美食。耕者不得甘其喉。不蠶者鮮衣。蠶者不得縫其膚。田廬不知薦陳之品。衾椁之具。而墮游末作。喪祭侈於公侯。吁。何憚而不爲末哉。不放古以制之。生人之衣食。或幾乎絕矣。

禘于郊也。有司以告曰。旱于某。澇于某。蝗于某。厲于某。則出其方之神。不以祭。斯唐虞黜陟之意也。四方之吏。有殘暴貪刻。使其民焦熬湯火。旱之烈者也。流亡破蕩。澇之大者也。椎剝肌髓。蝗之毒者也。戶口凋耗。厲之酷者也。宜放禘之法。曰旱于某。澇于某。蝗于某。厲于某。則黜其方之吏。不以赦。斯得矣。善治天下。有爭治。無爭亂。爭治速治也。爭亂速亂也。朝者爭名。市者爭利。貴者爭權。賤者爭力。亂矣。名爭求晦。利爭受薄。位爭處卑。事爭就勞。治矣。人日爭於亂之中。而不知其亂也。聖人必抑之。人日爭於治之中。而不知其治也。聖人必激之。爵予公。名分辨。之謂抑。晦斯光。薄斯豐。卑斯尊。勞斯安。之謂激。信在言前者。同言而民信之。誠在令外者。同令而民從之。賞而不誠。不勸也。刑而不誠。不戒也。政而不誠。不正也。教而不誠。不化也。

古之愛民也。爲爲我。後之愛民者。爲爲民。古之爲民也。爲己憂。後之爲民者。爲己德。沮邪曰忠。毀忠曰讒。忠則逆耳。讒則遜志。其始判然也。逆耳者疑。訐斯去之矣。遜志者疑。善斯進之矣。進之去之。而禍未見。讒日進焉。則以習于前而不疑也。讒習于進。愈不靳。忠習於去。愈不懼。久之。遜志者當進。逆耳者當去。云耳。

吳之器。秦之高。楚之尙。無極。習而不知也。

樂之用神矣乎。無故而使人喜。雖千金容不改。無故而使人怒。雖白刃色不變。動以金石。文以絲竹。無繫於休戚也。約之則民憂。易之則民樂。厲之則民剛。勁之則民肅。吁其神乎。先王有政。以正民。刑以齊民。禮以節民。可也。無樂以行焉。其或病在骨髓。雖有針灸湯藥。將安用之。上好土木。則山谷井陌矣。上好金珠。則川澤鼎鑊矣。上好珍禽。則原野狴犴矣。上好文繡。則機杼桎梏矣。上取其絲。下致其綸。上取其綸。下致其紵。是故古之君。有好獫而林殘。求珠而魚殫。亦趨好之故與。

天因春而生。非作好也。因秋而殺。非作惡也。其生之也。無感。其殺之也。無憾。明主之治。善者有賞。而國無私焉。天之慶賞也。惡者有誅。而君無與焉。天之誅戮也。賞者不暱德。誅者不挾怨。天之妙萬物也。夫是之謂天政。

媒妁譽人。非不美也。而人莫之德。取庸而強之飯。非不勤也。而人莫之惠。有所利而名仁者。非仁也。有所要而稱義者。非義也。慈父之愛子。不可移於性。非爲報者也。聖王之養民。不可改於心。非求用者也。是故至仁不爲恩。至義不爲功。至仁所施。不知親而親之。至義所加。不知尊而尊之。

非弓矢無以射。非法令無以國。人有憂射之不中者。曰。是弓矢之過也。調弓矯矢。而去愈遠矣。憂國之不治者。曰。是法令之失也。變法更令。而亂愈甚矣。是故弓矢中之具也。弓矢非所以中也。法令治之具也。法令非所以治也。

思民治不可以不裕民。思裕民不可以不節民。思節民不可以不辨民。思辨民不可以不定民。農定於耕。則餘粟。商定於貨。則餘財。百工定於藝。則餘巧。士大夫定於職。則餘力。有以變常而亂者矣。未有守常而不治者也。有而亂分而危者矣。未有分定而不寧者也。善爲國者。榮其榮。辱其辱。不善爲國者。榮其辱。辱其榮。五章之服。君子者寵焉。榮其榮也。赭黑之衣。小人者恥焉。辱其辱也。漢誅濫於名節。貫械腰斧。實請罪者相屬。榮其辱矣。唐爵輕於胥皂。青朱金紫。雜沓而無別。辱其榮者矣。

木之華者。養其落者也。齒之盛者。養其衰者也。國之治者。養其亂者也。培根而去蠹。木之壽矣。清心而寡欲。人之壽矣。循道而救弊。國之壽矣。

爲其所好。輟其所惡。行其所樂。戒其所懼。有心所同然也。堯舜者。樂於仁者也。桀紂者。樂於暴者也。堯舜惡於仁。不爲仁矣。桀紂惡於暴。不爲暴矣。是故治國者。樂其所以存。亂國者。樂其所以亡。

避堯而洗耳。非舜而投淵。士之亢節也。聖人不以責人行。推處妖祥。遠視千里。人之極智也。聖人不以責人術。山淵平。天地並。世之強辯也。聖人不以責人言。連機運開。陰閉幻錯。工之奇巧也。聖人不以責人藝。亢節者。不可爲民化也。極智者。不可爲民修也。強辯者。不可爲民聽也。奇巧者。不可爲民業也。跂之而易及也。慮之而易知也。言之而易行也。爲之而易能也。夫是之謂善俗。

能者有以位爲事。勇者有以位爲暴。仁者有以位爲患。位爲事。則下無寧矣。位爲暴。則下無全矣。位爲患。則下忘分矣。是故用人之能。貴乎靜。用人之勇。貴乎緩。用人之仁。貴乎尊。倕作弓。夷牟作矢。察夷牟徐監初學記引世

本作牟夷。然呂覽及許慎說文亦作夷牟。今仍從原本書之。而后羿名於射。奚作車。相士作乘馬。而造父名於御。爲之者不能用。用之者不必爲也。智者有謀。用之者明。材者有長。用之者能。自智者無明也。自材者無能也。是故藝之至。器用出於人。君之至。材智出於人。

輜駟青紫。所以飾喜也。斧質刀踞。所以飾怒也。謂賞必喜乎。欲殺之怨。有不靳於封侯。賞非其喜矣。謂罰必怒乎。涕泣之哀。有不貸於誅殛。罰非其怒矣。賞不以喜。賞之當乎喜。罰不以怒。罰之當乎怒。是故聖人在上。以賞罰立喜怒。不敢以喜怒立賞罰。

汗樽杯飲。人苟利之。雖有盛禮。聖人不陳也。蕢桴土鼓。人苟樂之。雖有備樂。聖人不作也。櫛巢營窟。人苟安之。雖有棟宇。聖人不爲也。好至治者。招大亂者也。務窮利者。致大害者也。無亂而已。聖人不要其極也。無害而已。聖人不僥其功也。

民之禁十有二。商之禁十有二。賈之禁十有二。工之禁十有二。古也。所以抑浮靡。通貨殖。使用物。厚衣食也。後之禁民者有矣。山澤江海有禁也。鹽鐵酒茗有禁也。布帛絲枲有禁也。關市河梁有禁也。古之禁。禁其害民者矣。後之禁。禁其養民者矣。古之民也。足。後之民也。困。宜哉。

名實之所在。人主不得而忽矣。德浮於名者。國之寶也。譽稱其實者。國之器也。名多而有餘。事舉而無當者。國之妖也。有國者寶其寶。器其器。鋤其妖。而天下治矣。

客有一昔於驛。昔一昔也。列子昔昔註訓爲夜夜。驛吏伏謁聽役。若人所事者。客疑而詰之。吏曰。今之仕者皆驛也。吏何

擇焉。且百里之地者。縣令之驛也。千里之境者。郡守之驛也。連城一道者。部刺史之驛也。席未煖而移。突未黔而歸。有能不及用。有智不及施。仕者何爲哉。驛者何爲哉。

腊爲鼠迎。猫爲豕迎。虎迎猫可也。迎虎可乎。豕來食禾。虎來食人矣。農者晒曰。食人可逃也。食禾不可活也。然則食禾者猛於虎乎。鉏耰未乾。喉不得甘。新絲出盎。膚不得縫。未嘗稼穡者。穀滿倉也。未嘗桑蠶者。絲滿囊也。噫。食其禾者不少矣。

芻言卷中

尊義者尊君。親仁者親親。夫人致身於其君。而忠衰於諫諍。尊而不知義者也。竭力於其親。而孝衰於諱道。親親而不知仁者也。義以事君。而義尊乎君。斯尊君之至矣。仁以親親。而仁親乎父。斯親親之至矣。知此理者。爲人臣則死於義。爲人子則死於仁。

儲粟以備飢。儲藥以防癘。仁之至也。欲救飢也。幸歲之荒。欲起死也。幸人之歿。則不仁之甚矣。是故濟危則知仁。排難則知義。國亂則知忠。六親不和則知孝。仁人不欲爲仁。欲爲仁者不仁也。義士不欲爲義。欲爲義者不義也。忠臣不欲爲忠。欲爲忠者不忠也。孝子不欲爲孝。欲爲孝者不孝也。

譽人而無要譽。毀人而無反毀。斯毀譽之當也。譽人而人亦譽之。則是自譽矣。毀人而人亦毀之。則是自毀矣。自譽。仁之賊也。自毀。義之賊也。

甲氏乙氏耕。甲氏連阡陌。不力種。終歲不粒食。乙氏無置錘。盜人之田而耕之。享千鍾。二氏交相笑。未知孰非也。有味味而居者。曰仁者有天焉。不仁者有考焉。人何爲哉。有昭昭而行者。曰得者吾巧也。至者吾力也。天何爲哉。是則甲氏之不力種。味味之徒與。乙氏之陷爲盜。昭昭之徒與。

鷓巧而危。雖拙而安。案疑作鳩巧不足則鷓脫其危矣。拙不足則雖失其安矣。是故智不欲有餘。愚不欲不足。智不足者。厭事者也。守常者也。畏行險者也。愚不足者。無能而強爲有能者也。無用而強爲有用者也。

無知而強爲有知者也。智不足可以免過。愚不足乃至今失寧。

振貧不已。至於盜粟。逐狂不已。至於僂走。讀律不已。至於竊簡。學禮不已。至於踣踞。是故君子之爲善。貴乎有止也。爲仁止於愛。爲義止於宜。爲禮止於敬。爲智止於知。愛而不止不仁矣。宜而不止不義矣。敬而不止不禮矣。知而不止不智矣。

聖人之道。猶平川坦途乎。由仁而仁。由義而義。惟所行焉。初無風波之虞。荆棘之患也。貪者行險。姦者由徑。惑者多岐。愚者索途。哀哉。

灼龜文。揲蓍策。可以知來。物其必然矣。誠則應。不誠則遺。誠則中。不誠則否。是則龜不自靈。因誠而靈者也。蓍不自神。因誠而神者也。心苟誠焉。目視耳聽。推度考察。無所不驗。是故季札卜以樂。趙孟卜以詩。襄仲歸父卜以言。沈尹戌卜以政。孔成子卜以禮。其應也如響。斯誠卜之道與。

草木之長。不見其有予。而日脩。礪礪之砥。不見其所發。而日薄。爲善之益。無助長之功。爲不善之損。無傷手之迹。謂其爲無所予而不爲也。謂其爲無所奪而不畏也。哀哉。

敬者。不觀其羣。觀其獨也。懼者。不觀其危。觀其安也。勇者。不觀其躁。觀其靜也。勤者。不觀其始。觀其終也。羣焉而敬者。其文也。危焉而懼者。其勢也。躁焉而勇者。其暴也。始焉而勤者。其銳也。觀者其審諸。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此六者。天下之大順也。善仁者不泄。全其忠也。善慈者不狎。全其孝也。善友者不暱。全其悌也。

君子之道。何如則以常矣。日去四過。取四本。則可以常矣。何謂四過。勇過於仁。謂之暴。言過於行。謂之妄。舉過於實。謂之妖。材過於德。謂之姦。四本曰。本仁以見勇。本行以出言。本實以居譽。本德以用材。勇。懦非異力也。愚。智非異誠也。巧。拙非異功也。萬夫之氣。有怯於一士之激。千慮之計。有劣於一慮之得。百藝之能。有粗於一技之習。懦者能奮。與勇者同力也。愚者能慮。與智者同識也。拙者能勉。與功者同功也。

范氏之鍾。有竊而逃者。鏗然有聲。懼人聞之也。自掩其耳。人有行小人之行。而謂人之不見也。道小人之言。而謂人之不聞也。姦者文其辭。詐者匿其迹。貪者退其容。荏者厲其色。以己之昧昧。謂人之惑惑。吁。亦掩耳之徒與。

諫之名有五。假物而諭之。謂諷。因其善而導之。謂順。有犯無隱之謂直。正義直陳。抵忌諱不避之謂指。忘軀狗忠。不顧鼎鑊之謂慤。此五者。諫之大要也。類而求之。則亦多術矣。縫闕失者。其辭微。辯利害者。其辭博。責君之難者。其辭高。拂其違者。其辭矯。憂國切者。其辭危。慮患豫者。其辭遠。介人之辭約。質人之辭拙。疎賤之人。其辭狂。疾人之佞者。其辭警。其言誇者。其志卑。其言危者。其心安。諛順之言。其情險。強而笑者。其怒深。然者多明。辯者其傾。聽者其審。諸福者禍之先也。利者害之始也。恩者怨之媒也。譽者毀之招也。君子不要福。故無禍矣。不求利。固無害矣。不廣恩。故無怨矣。不敢譽。故無毀矣。

隨岬之山。草木枯焉。有一石之奇。奇乎。濁黑之溪。泥淖汨焉。有一勺之清。清乎。曰奇。吾見一石矣。未見其山也。清。吾見一勺矣。未見其水也。高明秀麗。山之全也。汪洋澄深。水之全也。觀人者。譬諸觀山及水。如不全。齷齪濁黑烏乎取。

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敬君臣。篤父子。睦兄弟。信朋友。善也。至易者也。駕浮僞。飾姦詭。造巖險。作機巧。不善也。至難者也。難則勞。易則佚。難則憂。易則樂。君子者。佚樂而爲君子者也。小人者。憂勞而成小人也。舍易而難。舍佚而勞。舍樂而憂。愚夫哉。

或問大愚曰。小智。大拙曰。小巧。然則智愚乎。曰。小智所以愚也。巧拙乎。曰。小巧所以拙也。

途之里有限也。疲者賒焉。壯者邇焉。夜之刻有度也。愁者脩焉。勞者短焉。是故一人也。毀譽半焉。一事也。可否並焉。一物也。美惡萃焉。一言也。疑信殊焉。力不同者。不勝其異勢也。心不同者。不勝其異見也。噫。是果有異乎哉。

好賢者輕譽。好仁者輕予。好義者輕許。輕譽者失實。輕予者失恩。輕許者失言。君子重於譽。若重於毀。斯得賢矣。重於予。若重於取。斯得仁矣。重於許。若重於否。斯得義矣。

牛之寢齧。蚊蟲僥之搖耳鼓尾。以揮其去。有甘口鼠者。食其角。貫心徹骨。而不知非蚊蟲之嗜。毒於鼠之牙也。以其口甘。故雖齧盡而不痛也。是故睚眦者。不足慮。悲歌之怨。可憂也。撫劍者。不足畏。含笑之忿。可懼也。謗詈者。不足虞。嘲謔之誹。可防也。

王陽不敢乘險。將以爲孝也。故甘於不忠。不忠之謂姦。周處辭親事君。將以爲忠也。故甘於不孝。不孝之謂逆。楊穆知其弟終敗。與之別族。將以爲知也。故甘於不友。不友之謂賊。羊續閉郡舍。不肉其妻。將以爲廉也。故甘於不義。不義之謂忍。姦逆賊忍。惡之大者也。有是四惡。而曰吾爲善。吾不信也。

涉川者有風波之虞。行徑者有荆棘之患。遭其患者未起。繼其踵者不已。利於川者玩於川。便其徑者樂於徑也。然則風波者以爲平陸乎。荆棘者以爲坦途乎。有騎於途者。嵌巖屹嶮。岌乎其若墜也。終日行之。不見有蹉齧之變。康莊乎陸。緩轡而周旋。若足以逸矣。忽焉弛銜墜策。顛覆不莫之救。吁。險途易於危途也哉。

君子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君子施則和而理。不施則靜而敬。施則文而通。不施則約而脩。小人施則矜而倨。不施則怨而險。施則慢而暴。不施則挫而懾。君子者。喻於仁者也。小人者。喻於不仁者也。

或問君子之道。有屈信乎。曰。信也焉得屈。曰。孔孟之窮。荀况之廢。揚雄之貧。王通之居汾。韓愈之投荒。惡乎信。曰。其位則屈。其道則信。請問道。曰。夫子信於六經。軻信於七篇。况信於新書。案新書乃賈誼所作。此云荀况疑誤。雄信於法言。太元通信於中說。愈信於原道論。佛骨表雖萬世不泯也。其信也熟禦焉。

君子柔順者。同物者也。剛強者。立己者也。是人者。樂善者也。非人者。疾惡者也。言己之美者。自信者也。小人柔順者。諂諛者也。剛強者。驕暴者也。是人者。比周者也。非人者。讒毀者也。言己之美者。夸誕者也。心乎

君子一於君子矣。心乎小人。一於小人矣。是君子小人之明分也。

再實之木根必傷。拙藏之家必有殃。非其利者勿有也。非其事者勿就也。非其功者勿居也。無故而有顯名勿受也。有人之利者害。就人之事者敗。居人之功者危。受人之顯名者辱。此四者不祥之大者也。

守義者以身。守身者以義。守義而不以身。奪其義矣。守身而不以義。辱其身矣。奪其義者道之賊。辱其身者世之僂也。

古之隱也。將以爲止也。今之隱也。將以爲仕也。古之儉也。將以爲廉也。今之儉也。將以爲貪也。古之禮也。將以爲遜也。今之禮也。將以爲爭也。

樂者其形和。怒者其形剛。懼者其形柔。憂者其形蹙。心之所變。形所從也。是故寵辱重矣。正色化爲婉媚。勢利勝矣。強項化爲偃僂。忌諱嚴矣。利口化爲暗哂。猜防深矣。智慧化爲狂愚。心無所不變。形無所不化。吁。心化之漸。其得不畏哉。

知我而是之者。吾是矣。知我而非之者。吾非矣。不知而是之。雖美吾媿。不知而非之。雖惡吾省。是故聞譽而說。謂之躁。聞毀而怒。謂之暴。

因危而言敬。因阨而言分。因不知而言默。因不好而言廉。君子不爲也。射者端。釣者恭。事使之然耳。登高者望。臨深者窺。勢使之然耳。

才而無德。謂之姦。勇而無德。謂之暴。辯而無德。謂之誕。智而無德。謂之誦。才而德者。賢也。勇而德者。義也。

辯而德者信也。智而德者哲也。

至恭不勞。至哀不作。至儉不陋。便辟僂傴。不足以爲恭也。長號流涕。不足以爲哀也。弊衣糲食。不足以爲儉也。山生金。自刻也。木生蠶。自食也。敗於功者。貪功者也。死於利者。窮利者也。罹於法者。深法者也。墮於謀者。好謀者也。是故菑人者。自菑而已。賊人者。自賊而已。君子者。功不欲盈。利不欲精。法不欲密。謀不欲傾。以智者之事行。

海之鰓。其出遊也。吐墨以芘其身。自以爲智矣。漁人將設羅。非其墨不得也。是故設機以拒禍者。禍之標的也。任數以防亂者。亂之藪澤也。扃鑰固而盜賊至焉。權量作而鬪爭興焉。革堅而兵刃利焉。城成而衝棧生焉。案棧疑作機智不可以勝姦也。勇不可以禦暴也。辯不可以釋誹也。險不可以避患也。

芻言卷下

蠹魚之害於書。拂而除之。惟恐不至也。有笑而言曰。書奚惡於蠹哉。夫九師易之蠹也。二戴禮之蠹也。二傳春秋之蠹也。孔氏劉氏者。書之蠹也。毛韓齊魯者。詩之蠹也。蟲魚之蠹。蠹其書者也。諸子百家之蠹。蠹其道者也。蠹其書者。編簡殘闕。蠹其道者。生人喋血。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聲而笑。歌非可哀也。哭非可樂也。載使之然也。是故喜怒無常心。好惡無定形。載于譽者。至惡有所喜。載於讒者。至善有所怒。載於愛者。至醜有所好。載於忌者。至美有所惡。大人者。虛其中。實其外。含其光。徹其味。是之謂去載。聖人之文。其道全。學者之文。其義全。材士之文。其詞全。道全者。人化之。義全者。人信之。詞全者。人悅之。是故修詞而可說者。義之味也。明義以求信者。道之衰也。聖人者。其猶天地乎。天之道。粲爲日月星辰。而四時行焉。地之道。陳爲山川邱陵。而百物生焉。聖人之文。道化焉而已矣。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兔絲無根而能生。其能者。天。其無者。人。其能者。性。其無者。形。達此理者。肢體可以墮。形骸可以忘。目可不視而見。耳可不聽而聰。口可不言而信。行可不爲而功。工求其工。學者亦求其工乎。曰。雕鏤剗。木之病也。織織組麗。絲之蠹也。穿鑿破碎。道術之衰也。鈎棘排偶。文章之弊也。工乎工乎。吾見拙者笑之矣。

仁。木也。禮。火也。信。土也。義。金也。智。水也。仁以長人。故生禮。禮以定分。故生信。信以立志。故生義。義以達宜。

故生智。此五行相生之性也。仁過則柔，義克之。義過則暴，禮克之。禮過則煩，智克之。智過則詐，信克之。此五行相克之理也。相生以因之，相克以成之。斯變通之道與。

持寶以求市者，不欲人誇之。擇善以求友者，不欲人譽之。薄我貨者，欲與我市者也。訾我行，欲與我友者也。是故君子因譽而情疎，因諍而友密。諂我者，害己之賊也。稱述我者，行路之人也。誣切我者，金石之至交也。見麋鹿者，援弓而射之，幸而中焉，失聲而喜之。逢螻蟻者，迂足而活之，誤而傷焉，失聲而痛之。心非仁於螻蟻，忍於麋鹿也。欲勝則爲忍，欲去則爲仁也。是故欲勝者，父子可使相食，兄弟可使相賊，欲去者，天地可以爲家，萬物可以爲一。

賢者吾敬之，不賢者吾亦敬之。善者吾親之，不善者吾亦親之。有賢不敬，是鬻瞽也。有不賢不敬，是狎虎也。有善不親，是廢繩而揉曲也。有不善不親，是舍石而攻玉也。賢者吾敬之以爲法，不賢者吾敬之以爲戒。善者親之以治吾不善，不善者親之以成吾善。此君子之學也。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智者至也，信者信也。仁而不合乎人曰僞，義而不達其宜曰固，禮而不知其體曰忒，智而不止其至曰惑，信而不得其信曰塞。宋襄公行仁而敗，非夫仁而能敗人也。僞也。徐偃王爲義而滅，非夫義而能滅人也。固也。魯哀公治禮而削，非夫禮而能削人也。忒也。萇洪以智困，非夫智而能困人也。惑也。尾生以信殞，非夫信而能殞人也。塞也。相入者相賊，不相入者相息。膠漆之投，天下莫解焉。而同歸於物，冰炭之反，天下莫合焉。而各全其天。是故情壞於所溺，心壞於所雜。君子之性，惡其有入

也。忿者仁之賊也。欲者義之騰也。逸者智之毒也。懼者勇之仇也。是故多忿害物，多欲害己，多逸害性，多懼害志。

白並於五色，而五色在白之中；甘並於五味，而五味在甘之中。宮並於五聲，而五聲在宮之中；仁並於五帝，而五帝在仁之中。是故五色之變，不勝其觀也；白立而五色形矣；五味之調，不勝其嘗也；甘立而五味停矣；五聲之和，不勝其聽也。宮立而五聲成矣；五帝之道，不勝其用也；仁立而五常具矣。

無失無得，是謂天則，不始不已，是謂天理，無醜無好，是謂天道，不亟不稽，是謂天時，暗其天道，滅其天理，悖其天時，以違天則，是之謂凶德。聖人遵天之道，由天之理，與天爲期，以循天則，是之謂天德。

至強非甲兵也，至貴非軒冕也，至富非金玉也，至壽非千歲也，克己自勝，強之至矣；清心養性，貴之至矣；安分知足，富之至矣；通晝夜之道，知死生之說，壽之至矣。

里之巫曰：羞酌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羊豕鮮肥，金樽玉卮，祈疾得亟，祈歲得飢，人有難之者，曰：儉以嗇，寡欲而虛，一必吉，侈而豐，欲多而實中，必凶。吁！巫之言，其幾於道者乎？

不過勝母，所以立孝也；不入朝歌，所以立儉也；不飲盜泉，所以立廉也；名乖而無損於實，不得不懼，事非而無傷於德，不得不去。糟邱之荒，象箸之習也；炮烙之慘，熱升之積也；殉良之哀，偶人之弊也。是故防有者，必立於無，救末者，必立於初。

橘柚之朽，或爲蝴蝶，繡蒼稽黑，其文美也；倚薄風露，其志潔也；竄端蕙隙，其處高也；須臾觸物而膠之，枯

爲塵矣。天地大橋樑也。人物大羽化也。名位大蕙篁也。榮而瘁者。能幾須臾之頃哉。

勸者日却。愈却而懇愈廣。織者日進。愈進而帛愈長。君子者。爲道日損。若勸之却。則道得矣。爲德日益。若織之進。則德積矣。爲道而不能損。是進而勸也。爲德而不能益。是却而織也。

博愛之謂仁。不疑之謂信。無所不知之謂智。此不易之理也。君子行之。則不膠於迹矣。愛之仁也。有所惡亦仁也。信之信也。有所疑亦信也。知之智也。有不知亦智也。目明而不妄視。耳聰而不妄聽。心慧而不妄慮。此精神之舍也。精全而神全。神全則氣全。一夫而能奪三軍。非戈矛之利。精神勝之也。一賢而能折千里。非詐謀之用。精神制之也。是故精誠之至者。石可使之決。泉可使之躍。日可使之却。况於人乎。况于事倫乎。

愚者之道有四。庶人之愚不與焉。有達人之愚。有哲人之愚。有信人之愚。有直人之愚。顏子者。達人之愚者也。高柴者。信人之愚者也。甯武子者。哲人之愚者也。晁錯者。直人之愚者也。

外視者蔽。內視者明。外聽者惑。內聽者聰。明莫明於日也。視之者昏。響莫響於雷也。聽之者聾。外視無至明也。外聽無至聰也。大人者。還觀於無。反聽於虛。若水之清明。從內生。若谷之虛。響從內興。所以爲視聽之精。

窮里之社。有扣盆拊瓠。和而歌者。自以爲樂矣。一日使之擊建鼓。撞巨鍾。如仍然如盆瓠之足羞也。穿鑿以爲深。雕琢以爲功。誦數以爲精。謂學之至也。君子視之。叩盆拊瓠之徒耳。是故不聞聖人之道。不知穿

鑿之粗也。不觀聖人之文。不知雕琢之陋也。不得聖人之忘言。不知誦說之亡益也。江之蟹。初穴於沮洳。秋冬之交。則大出。指海而趨焉。漁者緯蕭而留之。越軼而去。不達於江。不至於海。不止也。是故曲學者沮洳也。大道者江海也。厭沮洳而決江海。人之所同也。不塞於異端。不障於邪說。若蟹之勇。能越軼而至於海者。鮮矣。



子 華 子

撰 不 人 詳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
及墨海金壺珠叢別錄皆收有
此書子彙最先故據以排印間
有譌奪則據墨海校正並錄墨
海本所載提要於卷首

原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邱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郟。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迺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遂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似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敘。非子華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速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提要

子華子二卷。舊本題晉人程本撰。按程本之名。見於家語。子華子之名。見於列子。本非一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者。凡三見。高誘以爲古體道人。是春秋以前。原有子華子書。然漢志已不著錄。則劉向時其書亡矣。此本出自宋南渡後。始刊板于會稽。晁公武以其多因字說。指爲元豐後舉子所作。朱子以其出于越中。指爲王銍。姚寬輩所託。而又疑非二人所及。周氏涉筆。則據其神氣一篇。指爲黨禁未開之時。不得志者所爲。今觀其書。多采掇黃老之言。而參以術數之說。呂氏春秋貴生篇一條。今在陽城胥渠問篇中。知度篇一條。今在虎會問篇中。審爲篇一條。則故佚不載。以掩剽剗之迹。頗巧于作僞。然商榷治道。大旨皆不詭于聖賢。其論黃帝鑄鼎一條。以爲古人之寓言。足正方士之謬。其論唐堯土階一條。謂聖人不徒貴儉。而貴有禮。尤足砭墨家之徧。其文雖稍涉漫衍。而縱橫博辨。亦往往可喜。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託其名于古人者。觀篇末自序世系。以程出于趙。睠睠不忘其宗。屬其子勿有二心。以事主。則明寓宋姓。其殆熙寧紹聖之間。宗子之忤時不仕者乎。諸子之書。僞本不一。然此最有理致。文彩。辨其爲贋。則可以其贋而廢之。則不可。陳振孫謂其文不古。而亦有可觀。當出近世能言之流。實爲公論。晁公武以謬誤淺陋譏之。過矣。

子華子卷上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輪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完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元。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元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元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之氣爲火。火勝。故季冬之日燥。陰之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同。焱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合之曰

和中和元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臟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齎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護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鬚。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

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譎。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失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沈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鬚。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尙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仁。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圓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

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未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以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之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郟子以達於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郟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纒置。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郟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郟子而達于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郟。遭孔子於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斂。萬物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麋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蚤息以相薄也。龐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宙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譌僞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荅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王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裔之故。而適抱新繯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遠勤而覲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

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修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瞽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焉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反自郟，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澚，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巨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爲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率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貺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敝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菱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吾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王韞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韞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

其臣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子華子遠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寘也。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芥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於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邱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剛。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裁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餬其口。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己。而卒於喪己。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洗今世之惛悞。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

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如涉驚。一則以之忱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太羹之未調。詭詭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於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爲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鬻凌詬詈。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于殆矣。北宮子曰。噫嘻。願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是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者。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局而亦惟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敬。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磻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賁。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仲子欲托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華督父并忽于與夷。毛舉其目。尙不勝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

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恭。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矣。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爲是遠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之不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

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賊寇之寇。加法度焉。爲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寇。毀則則爲賊。夫穿垣竄發。鑷鑰。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流而下。控諸羣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侯。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勳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尙德率義。以宏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聞之山。

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滌。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于宛。迎邳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于市。用強其師。以伉惠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邱煇者。展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倒。其事主也。齋戒被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邱煇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俊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邱。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於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析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頽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邱煇恐。裹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旣成。四境以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

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目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故記之以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慤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圉，日以眩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齊其脣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愾心也。造爲譎諂，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寧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願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慤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導，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

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爵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因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桓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榘枘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顏嶇嶇之區。抉剔之。持撫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醜虺蜴之變。雷霆崩墜。

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墜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遠天而黷明。遠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詆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己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懼疋。歷聚而爲陰陽之爵。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於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眚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爵。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惛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暝有所志。且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

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爲晉宗卿。速其嗣主則不然。鬻鬻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
蟻。日惟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灑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
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
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速其嗣主。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崩角摘齒。恐人
之軋已也。門如關市。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
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元德。以媚于上下
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於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
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遠天地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
之爵祿。而邀說於一時之幸。虛榻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
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爲高。而不務其實。高不
隱切。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掩人之聰明。自以爲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爲
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柰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
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於天下。於今未忘也。宗周之主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
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

士也。結綬纒纒。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于四方也。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鈎策焉。非以夫鈎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爲識量。然且龜卜筮蓍以爲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而納。然且法度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斂其怨。私受其福矣。公竊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術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敘。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因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治世之粗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下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灑焉若將以有挽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修而墮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事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箠之食。足以餬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迹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媼嫻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墮游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也。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

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其民愿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焉。惟其君之聽。盤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繡幣。以承其懽。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菲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侖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媼姻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廢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遠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鬱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警效。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歲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枕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瀆。齋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遽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鳥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元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簫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悅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臙。豈有攬四海之賦。受九賂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纁。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偏賤。居大而

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旣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嬴。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以擎斂之氣。而爲秋。元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爲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堂。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齋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淪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元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惻然而以中但之。但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恂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成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平故也。恢濶濛濛。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而載道。道無所於闕。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胸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嶽嶠。太行雁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充。薄氣發暗。喘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於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庫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庫。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以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革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輕重。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數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爲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

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味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洪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遠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茲心爲慈。如心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羣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思。由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由。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初。同立於元。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畀稟受。而不加貧。醱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元在焉。俯而察之。元在焉。旁行而四達。元在焉。迎而望之。元參乎其前也。擐足竚行。去而遠之。元瞳乎其後也。是故元無所不在也。人能守元。元則守之。不能守元。元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撲躓。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墜訇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闊疎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淡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媼媼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瀝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績拱。獐狢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俊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修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願不見其背也。帷牆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元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乎如有容。泊乎如未始出其宗。茫茫乎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無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化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子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

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恒乎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于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固。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幹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爲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涑涑。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滿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員曲折。滿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滿於所受。而色易矣。碎匄滌射。滿於所闔。而響易矣。涸洑激溶。滿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醜淡芳臭。滿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滿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蓍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覆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故

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蒼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爲。而至於此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沖。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參牢之養爾。彼其視豐液甘露也。剛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瓊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肴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蒼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厥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

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績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卻數於上世。其所謂象
牢之養也。剛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餼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跋。而以爲希有之事。
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芑塞。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
腑臟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鬲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
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
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
也。淪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
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
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
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
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
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
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臟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

後成人。是故五臟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以億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願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于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蕩。故能久持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沈。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澀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間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間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瓠。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元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煖之。土以溥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烝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

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圓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鑿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于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爲醫。大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爲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嘗以識之。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鈞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躡躡。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悟。百疾俱作。四方疾癘。道有纒負。盲禿狂僂。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

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大癘。夏霜冬雷。繆鑿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者。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激。焉以逝。非捉園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閒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郛。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于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于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于吾無閒然者矣。

子車氏之殺。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于己也。嚼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于己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于異同。而意恍于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殺。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

而當吾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僭心也。幸于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于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憂于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于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穿。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楛。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霖。鷄暗于埒。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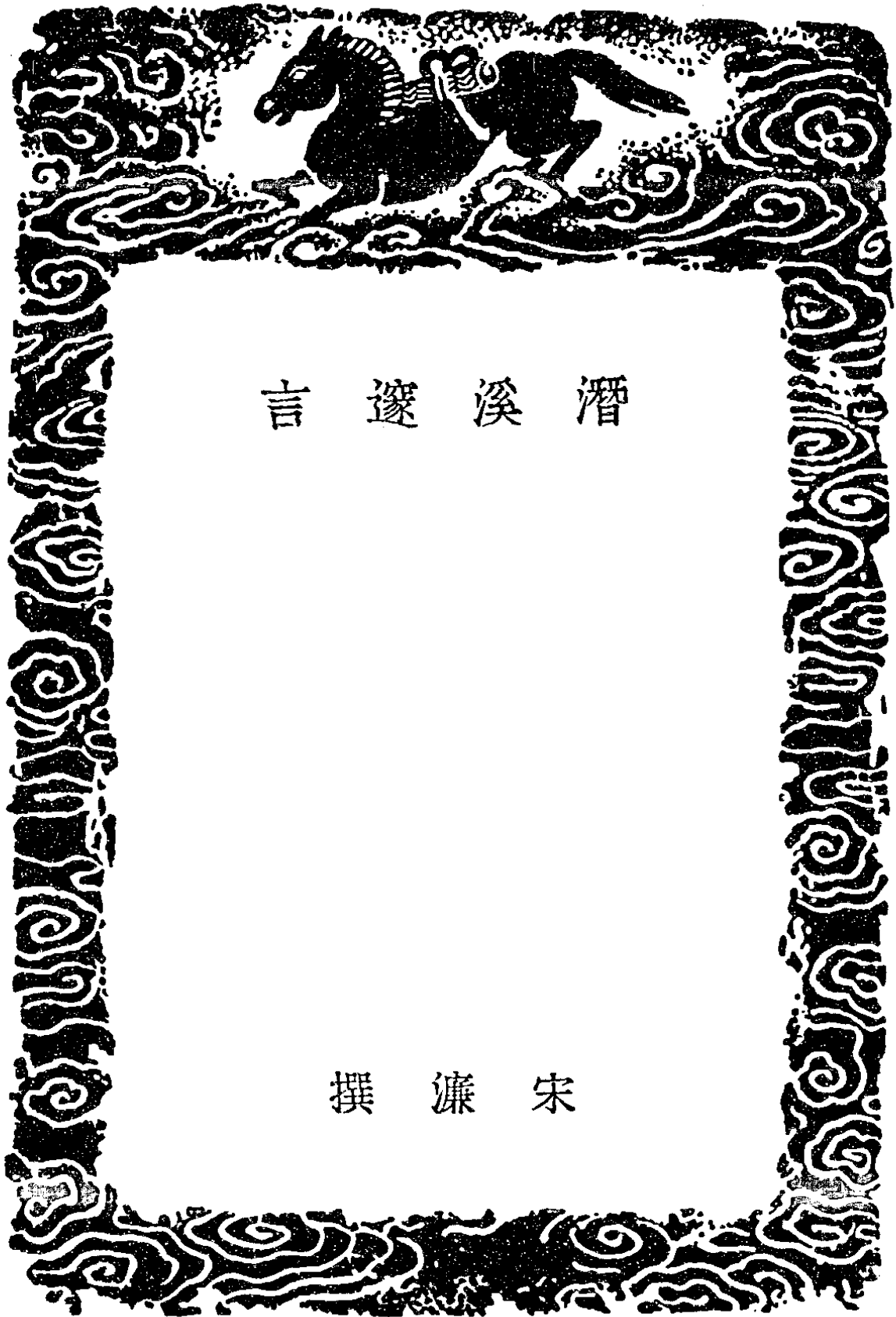
子留子築居于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于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颺吟而鼯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脈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于灌溉。其蘋草之萑。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卻顧于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蘄草之芬。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于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于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于此乎。子華子曰。爾

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于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遠世。其次遠地。其次遠人。而之所志。其遠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蒼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疆裂壤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知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噫。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覩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曰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鄆。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於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先大夫宣主之棄世也。背違其羣。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諾而無。慝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於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窺窳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允釐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修。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須有無窮之。

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按子華子書首載劉向校定序而藝文志乃無此目。隋唐及宋志悉無。吳兢李淑二家書目亦不載。必後世文士依托也。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于模擬變撰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也。原其所自祇因家語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意必當時賢者遂造爲此書以傅合之。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二人皆居越多作贗書。然又恐非所及。據此則書之假託審矣。然其文辭論議時有可觀。固詞林之所必錄也。丁丑夏日志。



潛溪邃言

宋濂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百陵學山及學
海類編皆收有此書
百陵本在先故據以
影印

潛溪邃言一卷

金華宋濂景濂

縣大夫問政宋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聞命矣願言其它宋子曰勿爲盜乎曰何謂也曰私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殆有甚焉不稱其任而虛冒旣稟者亦盜也

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冲遠乎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蜀

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既濟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封鉅大填泰山稽顙帝師大彭亮父樛圖帝嚳師赤松子柏招堯師君疇夫五帝大聖人也猶或有師者誠以天下之大未易君也後世乃反此何哉

宋子嘆曰鄴侯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焚天下詩書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也鄴侯乃棄之而取戶口阨塞之圖方與咸陽宮殿一火俱盡悲夫鄴侯固無足責八關將士奚翅數萬而無一人及之豈天欲喪斯

文哉千載之下不得見聖人全經果誰之過歟若鄩侯者萬世之罪人也

呂后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邪古今人表所次管晏左丘明列之第二游夏及曾點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甚不難知也今乃反之班固其無別之人邪

作史者不爲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失爲不知統不書呂氏滅秦牛氏易晉而復以嬴司馬言之其失爲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荆楚之
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國
風皆以一音叶之何邪是必有其故也

勇之於學者大矣人非勇不立勇也者作聖之階梯
也孔子以勇而聖曾子以勇而賢故曾子曰吾嘗聞
大勇於夫子云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矣乎

人在天地間猶蟻之在磨歟磨之轉西為東回南作
北蟻初不知也天地之運也亦然人曷知乎

渾天但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舍周髀勾股不可里
差其至精乎曰洛陽天地之中非歟曰非也以

論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
然若虛淵然若全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竟然若
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
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
廬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熱也莽莽乎馳弗
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轡之勒之桡之苞之
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

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
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
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
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
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絲絲焚焚乃政之分純純謚謚乃政之壹是故聖人
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
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
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賢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不能而况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鳩者必舍懼害己也麗色藏劔
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
者非道哉

以文徼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
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徼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
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脩不暇矣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
微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
遂伸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

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泠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

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息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
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
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
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達容則聚是五懿也去
六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卷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芻言及其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3
4
502